

21.10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92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编 审 何锡珪
副 编 审 陈廷可
责任编辑 于 萍

内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字数12.6万 印数1000册

1992年12月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内江市“内部刊物准印证”第11—043号

目 录

- 五剿“川康反共救国军” 刘 进 (1)
- 资中走马场征粮纪事 罗俊德 (9)
- 出席内江专区、川南行政区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琐记 李利顺 (16)
- 冯玉祥将军在简阳的抗日活动
- 见闻 黎华地 (23)
- 赖心辉部驻防内江 黄世杰 (28)
- 1947年资中“国大”选举余波 士 心 (36)
- 依靠工人，接管城市，恢复生产
- 回忆解放初期内江市的工人运动 钱善积 (38)
- 资中县的第一次粮食统购统销 王志行 (47)
- 安岳县税务职工解放初期艰苦创业琐记
- 吴为民 (54)

乐至县大跃进中办的三个厂……………余衍沃 (57)

川南解放后首家铅印县报

——《大众三日刊》……………许祖辉 (61)

我的电影放映生涯……………林昭玉 (73)

白马文化站的创建和发展……………李祝君 (78)

五十年代前期资阳县文化馆的幻灯

工作……………周叔勋 (87)

隆昌图书业今昔……………秦自谋 (98)

我对国光中学闹学潮的回忆……………徐忠辉 (105)

五十年代资中县中小学教育发展概况

……………叶运德 (112)

解放初期石羊小学变迁……………彭代斌 (117)

《乐至县小学教育工作纲要》制定前

后……………丁季达 (123)

内江专署文工队始末……………傅长楠 (127)

王永梭和他的谐剧……………白 申 (135)

忆新艺川剧团的“三改”……………王德润 (138)

沱灌工程医疗队卫生工作纪实……………杨存道 (144)

资中红花乡宣传贯彻执行《婚姻法》

记略……………成之新 (151)

新旧监狱的亲身经历……………李林奎 (158)

驯龙公社安置第一批知青琐记……………杨烈光 (166)

资中解放前后的禁烟活动……王志康 练登涛 (173)

解放前内江街头的风味小吃

……………宋子麟 关 弓 (179)

解放前内江河坝街各帮分布

……………任世俊 宋子麟 (187)

解放前内江县教育经费述略……………傅佑荣 (191)

· 书讯 ·

《高道陈抟》出版…………… (53)

五剿“川康反共救国军”

刘 进

1949年12月，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国民党反动派急令特务分散去各地组织土匪武装，继续与人民为敌。匪首高占文仗其家在资阳县堪嘉镇雨佳村高家湾，人地熟悉，纠集逃散溃军，网罗土豪劣绅和社会上的残滓余孽，于1950年1月20日，在堪嘉镇的陡岩山（又名天宝寨），公开成立“川康反共救国军第三路纵队”。我人民解放军先后五次进剿，彻底予以歼灭。

炮声隆隆 摧毁匪巢

匪部一成立，高匪即到处设官封爵，其魔爪迅速伸至资阳、资中、安岳三县交界一带。同时，不分白日夜晩，四处抓丁派款，征粮收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弄得方圆百余里，哀号震野，路断人稀。

1950年4月5日，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八七团的指战员，由当时堪嘉、金带乡的武工队和伍陞区的基干中队引路，直向堪嘉场挺进。场上守敌见来势迅猛，势不可挡，慌忙逃遁。

高匪不甘心失败，午后约三时，令其得力支队，手执破旗，一面打枪，一面疯狗一样地狂叫，“捉活的！捉活的！……”分几路向堪嘉场上窜来，企图反攻，夺回堪嘉。我山上、场上的解放军，镇定自若，形同无事，仍然擦枪的擦枪，学习的学习，说笑的说笑。待匪众快接近场口时，忽然，山上的机枪“喀喀”地发言了。枪声越发急促，众匪招架不住，亡命溃逃。我军乘胜

追击，活捉3名受伤土匪。

翌日凌晨，解放军一声不响，又从堪嘉出发，沿去资中驷马场的石板路，直向陡岩山进发。走到观音桥，兵分两路，一路开赴山的正面，担任主攻；一路绕小径到达山的背后，负责打敌援军。天刚拂晓，随着一阵机枪声后，我军向山上展开了政治攻势，高声呼喊：“投降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但敌人无动于衷，反而声嘶力竭地嚷叫：“国军的同胞快过来！……”听到这些叫嚣，大家的心都快气炸了，恨不得一举跃上山头，全歼顽匪。接着，我军的总攻开始了。霎时，炮声震天，地动山摇。同时，重机枪又发出猛烈地怒吼，子弹齐向敌人飞泻而去。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寨垛、炮碉、寨墙的垮塌声，好象天崩地裂一般。在这烽火连天之际，突击组的同志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接近了寨门。这时，我军的炮火更猛烈了，趁敌人被打得抬不起头，胡乱向下打枪和甩手榴弹的时候，战士们从寨墙缺口，搭人梯，攀陡岩，爬树拉藤，翻墙越壁，猛虎般地向敌群扑去。紧接着，大部队又风驰电掣地冲上山寨，直捣匪司令部，全歼了顽抗之敌。而大部份土匪在我军未包围的右后山吊绳攀藤，抱头滚岩，亡命脱逃。

在攻打寨门时，我八七团一营三连二排四班战士罗明俊同志，英勇顽强，在他正猛虎般地翻趁寨门时，鲜血洒陡岩，光荣牺牲！各界人民缅怀烈士的功绩，特建烈士陵园子附近的新埝塘之滨，山环水绕，绿树成林。墓碑刻联：

烈士永在共天地长存；

精神不灭与日月争辉。

拯救人质 烈士阵亡

土匪杨士奇与檀树湾（资阳石岭镇辖）富绅谭文林是亲戚，

但相互结怨很深，视为夙敌。杨利用驻扎在自己家里的“反共救国军”余绍卿股匪趁机报复。哪知，40余名土匪聚集石岭镇上密议具体行动时，被谭文林亲信获悉，谭立即将一家老小和贵重物资转移一空。众匪气势汹汹，打进谭宅，见是“空城一座”，怒不可遏，将留下的守屋雇工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逼其道出谭的去向和枪支弹药、金银财宝的藏处，雇工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杨士奇、余绍卿心出鬼计，授意匪徒杀猪宰羊，大办筵席，以请当地保、甲长会餐为名，将保长周裕光、副保长杨士裕等人骗入谭院，被囚禁于碉楼的密室中，三番五次，令其交出全保的枪支弹药，结果只捞到破枪几支。众匪贼心不死，再生奸计，放出杨士裕去找谭文林回家谈判，其他保甲长和雇工留作人质。

1950年4月13日，杨士裕脱离牢笼，飞速将匪情报告原伍陞区公所和寿民乡武工队。

拯救人质要紧。刚在外地完成剿匪任务的八七团一营二连，马不卸鞍，当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谭宅围得水泄不通。勒令匪众放下屠刀，开门投降！土匪置若罔闻，顽固抗拒。

14日，双方若断若续发生了几次战斗。我军包围圈逐步缩小，决定翌日发起总攻。

15日，天刚微明，土匪把3个人质紧紧捆绑，一排跪在院坝中央，企图杀鸡吓猴，再逼其他人质，不管成功与否，都将人质一齐杀掉，然后纵火烧房，趁烟雾弥漫之际，冲出重围，逃回杨家匪窝。事也凑巧，当土匪举枪行凶时，竟几次扣不响扳机，正排除枪膛故障时，“飞将军”从天而降，屋顶上有人大喝：“不准杀人！”“缴枪不杀！”这晴天霹雳，把凶手们吓得六神无主，慌忙逃进碉楼。

原来，天还未破晓，二连副排长夏长生就隐约听到院内有受害者呻吟呼号声，忧心如焚，忙绕至宅后查看，发现有一矮墙，即纵身跃上墙垣，再潜入屋顶，意欲相机入内，打开院子大门，

既可救出受害者，又为我军开辟了进攻捷径。这时，忽然瞥见土匪正下毒手，对几个人质开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夏排长为了不伤及无辜，捏着手榴弹也未投出，只在屋顶上喝令土匪住手。但就在这时，匪首余绍卿在碉楼里施放毒枪，致22岁的夏长生不幸牺牲！

前仆后继，班长梁培德一跃而起，接替夏排长职务。我军决定采用政策攻心和武力威迫相结合的办法，再次使用喊话筒，警告匪众，如再不开门投降，就要采取火攻，叫全部土匪葬身火海。梁培德胆略过人，为迷惑敌人，带头抱起易燃柴草，佯装火攻态势。在行进中，砰！顽匪再放毒枪，使我军又牺牲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眼见两位战友英勇捐躯，战士们义愤填膺，磨拳擦掌，纷纷要求严惩凶顽，誓为阵亡烈士报仇！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打，狠打！”刹时，枪炮齐鸣，在火力掩护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搭人梯，攀墙壁，迅速登上屋顶，当即把碉楼打得瓦石横飞。这时，顽匪仍作垂死挣扎，不时还击，又伤了几位战士。激战一小时多，残匪终于丧失招架能力，土崩瓦解。我军迅速攻入谭宅，解救了所有人质。除匪首杨士奇、余绍卿等挖地洞乘黑夜逃跑外，共俘匪20余人，并缴获所携枪弹。

为了纪念英烈，资阳县人民政府特将原白塔乡更名长生乡，来凤乡改为培德乡，世代代代，永志不忘！

穷追猛打 直捣老巢

“川康反共救国军”在陡岩山的老巢被彻底摧毁后，高匪贼心不死，认为安岳县陈亚中（东）的“九路军”没遭到损失，实力最为雄厚，而且驻扎在资阳，安岳两县边境地带，军事价值极

高，大有回旋余地。于是，乘夜色苍茫，化装逃到连家沟（原资阳鲁家乡），与陈亚中匪首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梦想死灰复燃。高匪迅速打出臭名昭彰的旧牌子，司令部就设在场头一座有碉楼的地主唐家大院内（今粮站）。一面发出通知，一面派专人四方联络，急令在陡岩山和四乡失散的匪众，必须在限期内，火速到达司令部集结。很快，一些大小头目，统率喽罗，从各地赶到连家沟。众匪集聚，鸡犬不宁，烧杀掳掠，给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

解放军昼夜兼程，于1950年4月17日（阴历三月初一日）早晨，赶到连家沟，迅速占领了周围险隘，尤其控制了碉楼正面和侧面的山头，向众匪聚集的唐家大院发起进攻。弹片纷飞，整个大院烟雾弥漫，高匪仗其人枪集中，顽固抵抗，妄图坚守待援，来个内外夹击解放军。对此，我军早有防备，打敌援军的队伍，早已严阵以待。因慑于我军的威力，陈亚中匪部只是远远袭扰，不敢前进。约下午两点钟，我军步步进迫，包围圈越缩越小。高匪一筹莫展，满脸愁容，自知盘算落空，且伤亡惨重，照此下去，覆灭无疑。于是，孤注一掷，吆喝喽罗，从大院后门，蜂拥逃窜。我军跟踪追击，在安岳华严乡场外的阴阳沟又展开激战。众匪不支，节节败退。我军士气高昂，愈战愈勇，后追至陈亚中的老巢——邓二沟，连同所谓实力强的“九路军”及其军部，并予以摧毁。

骨干被歼 阴谋破灭

“川康反共救国军”在连家沟惨败后，高匪死心塌地，仍然执迷不悟，责怪在那里“人地两生，援军无能，致遭失败”。于是，又窜回他故乡高家湾、易家湾一带，在资阳、资中交界地区为非作歹。在枪杀了堪嘉第一任乡长杨康后，匪司令高占文日夜

惶恐不安，害怕人民解放军前来追究围剿。众匪议定：事不宜迟，开赴资中马沿乡，再由那里前行几十里，进入威远山地，凭借山高岩险，和训练有素的散兵骨干，重振旗鼓。众匪如计而行，1950年4月23日（阴历三月初七日）破晓，以全体散兵游勇为前锋，乌合之众，约有400余人，一条蛇似向前蠕动。高匪做梦也没想到，过了古垓桥（资阳石岭镇辖）后，我神奇的八七团一营的指战员，已紧紧咬住了他们的尾巴，只是待机全歼了。众匪一下李古坳（资中县辖）山顶，我军抓住战机，行进如飞，迅速登上李古坳和左右两侧的山头。随着指挥枪的划鼓长空，突然山鸣谷应，密集的子弹齐向匪众头上泼去。土匪遭到猝然打击，吓得丧魂落魄，晕头转向，顿时乱作一团。那些打前锋的散兵游勇，困兽犹斗，慌忙组织起来，妄想作垂死挣扎，企图突围。我军集中火力射击，当即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全歼了这伙穿军装的土匪骨干。其他匪徒恐慌万状，见逃不出“口袋”，只好向前面的马沿方向抱头鼠窜。哪知逃不多远，巨浪滔滔，奔腾翻卷的沱江横在面前，船无一只，桨无一块，一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蚁，连连望洋兴叹，对岸马沿乡可望而不可及，被击毙和淹死的很多。我军战士看到眼前的辉煌战绩，欢天喜地的说：“这一仗，战术设计太巧妙了，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死的死，伤的伤，既为杨康烈士报了仇，又使土匪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

料敌如神 全歼顽匪

李古坳追歼逃敌一战，土匪损失惨重，去威远山地的黄梁美梦完全破灭。未被打死、淹死的，逃窜四方，高匪挖空心思，又搜集约200余人的残兵败将，回窜到堪嘉镇胡家坝村的沙嘴地方。这里“小屋基”三面环山，悬崖峭壁，八丈余宽的濛溪河又从门外奔腾而过，土匪大小头目，一致认为：此地依山傍水，水火俱

全，易守难攻，形势险要，是得天独厚的军事要地。遂与不法地主邹紫明串通一气，全部人马驻扎于邹的四合大院内。司令部就设在院左的碉楼上。

土匪到哪里，哪里人民就遭殃。他们日夜打家劫舍，闹得哀号啼哭，天怒人怨！广大群众受尽蹂躏。

1949年5月17日（阴历四月一日）上午7时许，正当众匪大睡，吸毒的吸毒，赌博的赌博，杀猪办席，准备大吃大喝庆功的时候，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出其不意，神速进军，密密层层的面包围了小屋基。呼呼！指挥员打响了第一枪。这时，“雷打山”上面的土匪哨兵发觉已被包围，一面飞跑下山，一面高声叫喊：“兄弟们，水涨了！水涨了！……”整个大院，骤然沸腾，土匪们惊恐万状，蜂拥而出，一边打枪，一边往山上奔逃。这时，我军居高临下，轻重机枪、冲锋枪，怒吼不停，弹如雨下，杀声震天。众匪见无路可逃，鬼哭狼嚎，一窝蜂又拥到濠溪河边，丢盔弃甲，慌慌忙忙，跳河淌水逃命。有的在河中被击毙，有些虽侥幸上了岸，但胡家坝上，地面开阔平坦，个个暴露无遗，中弹啃泥的不少。匪众无处藏身，拼命向对面青杠山逃窜。岂料神兵从天面降，山上密林丛中，随着“狠打！”一声怒吼，一串串愤怒的火舌，打得土匪连滚带爬，呼天喊娘。原来是资中蔡家场开过来的解放军早已埋伏山上，待机歼敌了。

这最后一仗，依山就势，战水灵活，配合得天衣无缝，真把顽匪打得无路可逃，几乎全歼“川康反共救国军”。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欢喜无比，齐赞解放军神机妙算，料敌如神。至今还有歌谣：“解放军的子弹象瓢泼，打得土匪直扑河；沙嘴剿匪大开花，打得棒老二（土匪）啃泥巴；‘救国军’没下场，一个二个见阎王！”

1972年天旱，河水断流，在濠溪河沙嘴地段，附近群众还捡到不少手榴弹和已锈烂的长短枪。人们抚今追昔，无不深感革命

胜利来之不易，一齐赞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杀敌，为民除害的丰功伟绩！

沙嘴最后一次围歼“反共救国军”，十恶不赦的匪首高占文虽化装为农民暂时潜逃，但逃不脱人民的天罗地网，不久即被捉拿归案，绑赴于资中驷马场公审枪决。广大群众恨之入骨，指着匪尸大骂：“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资中走马场征粮纪事

罗俊德

资中解放初期，我在县人民政府秘书室工作，不久调球溪区公所。1950年春，走马场工作组的周立人同志调县委秘书室，组织上确定我去接周立人的工作。在球溪临走时，区委书记赵德修对我说，“老罗，你是知识分子，这次下乡我交给你十个字，你本着这十个字的策略去做，不会有错。这个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利用保甲长’力争早日完成征粮任务。”我得到这个法宝之后，一边走一边想，怎样叫“依靠”，怎样叫“利用”？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求翻身解放的，劳动人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当然是可依靠而且必须依靠的。保甲长是国民党政权机构的基层组织，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这些组织机构按理是该打倒、取消的。但在人民政权还立足未稳，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加之又接收国民党烂摊子中一大批留职人员，要把他们养活下来，不从征粮入手是不行的，所以对保甲长在这时有必要加以利用（他们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威信）。有了这些想法后，到了走马场我便同原来就在那里工作的王建清同志商量研究如何进行依靠贫雇农，利用保甲长，完成征粮任务的问题，他对这一政策最初还是不很意识的（当时公开讲话从不提“利用保甲长”这一点，而讲“依靠贫雇农”的多）。经我向他转达赵书记的指示后，他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他提出：“我先来一个月多，对农村有一定了解，掌握了一些情况，我去搞依靠贫雇农，发动和组织群众。你才来，对农村不熟，去搞利用。

保甲长的工作。行吗？”我接受他的建议。第二天我们俩分头工作。

为了顺利利用保甲长（包括社会上层人物），我计划召开一系列会议，如“上层人物会议”、“集镇居民会议”、“袍哥青帮人物会议”、“大粮户会议”等等。

在召集上层人物会议前，我有意识到刘英智的茶馆去喝茶，并有意暴露我是四川人，是“袍哥”的“在行”者。之后便当面与刘英智（袍哥仁字闲大爷）商量找哪些人参加准备召开的上层人物会议。经他介绍后，我便开了个名单，留存一份，另给一份请他通知。这些人都是过去当过乡镇长或在外作过官的，或者是袍哥中的“大爷”、“三爷”、“管事”以及有名的知识界人士，如教师、医生等。

第二天（4月22日）开会，开会地点就利用刘英智的茶馆。开会时，我拿出我们仅有菜金中的一小部分为每桌袍了两碗茶，还买了点糖果。刘英智主动向大家介绍说我是四川人，是袍哥在行者（当然没有说排行第几）。他介绍后，我开始向他们宣传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并谈了两次世界大战打的结果。第一次打出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过的苏联，第二次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还有朝鲜、越南等国。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定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总之是论证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蒋介石要想返回大陆是不可能的。这样去打掉一些人对蒋介石的幻想，另外也讲了征袍是人民政府目前所必需的，任务必须百分之百的完成。希望大家体谅政府困难，除自己努力完成应完的任务外，还要向亲戚朋友宣传、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动员他们完成任务。这个会开得很成功，第三保长黄宣泰当场保证他要争取立功，早日完成征粮任务。参加会议的人散会时说恭维话他非常多（时至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参加会议的叶博夫多次向我说：我当时认为你这个

穿又脏又旧的黄布军衣的人能讲这些，很简单。我摸不清你的底细，但我很恭维你）。当然也有不满意的。当时征粮是按累进方式计算，山地越多，交粮的比例越大。大地主（当时称大粮户）黄平江在开会过程中提出：“累进法不公平，应按土地多少平均负担。”经解释后他仍未服气，散会时又气愤愤地说：“我总认为累进法不公平。”再向他解释后，虽然人走了，但是思想上肯定未解决问题的。

上层人物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4月23日），我又召开集镇上的贫民座谈会。这个会把场上除昨天参加者外几乎都找来了。其中小商小贩、镇上居民，还有几个穿“半节鞋”的（二流子），这些人在街上住着，乡下来人赶场都要向他们打听消息，问这问那，他们的话在农村是很起作用的。因此我决定召开这个会议。开会地点是在乡公所。开会时没有象昨天那样喝茶吃糖。开会内容也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着重讲了人民政府的性质，说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府，是为贫苦人民翻身求解放，过幸福生活的。城镇贫民是人民政府的依靠力量，是跟农村的贫农一样看待的。希望城镇贫民协助人民政府，在目前主要是完成征粮任务，如果有功，还可以参加工作，目前政府还缺乏本地干部，如对征粮有功的肯定会吸收。为了抓住几个穿“半节鞋”的，我特别讲了些袍哥话，如说“兄弟我初来贵码头，人地生疏，‘城墙高万丈，里外要人帮’，希望弟兄伙维持维持。凡有利于工作组的都请帮忙，不利于工作组的都希能如实反映，要站在人民政府一边。目前有困难的还可以提出来，兄弟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可以帮忙的。”最后特别讲了要大家注意土匪的扰乱。当时资中被土匪抢劫的场镇已有朱家场、陈家场、龙结镇，北面的太平场、蔡家场是人民政府县长吴非平亲自带兵在那里剿匪。陈家场，朱家场都牺牲了二、三十名解放军，大家要提高警惕，提防土匪对我场的袭击。同时还说大家要站稳立场，不要为地主阶级所利用跟